

裁军谈判会议

CD/PV.900
28 March 2002

CHINESE

第九〇〇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02年3月28日星期四上午10时20分
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马尔库·雷马先生(芬兰)

主席：我谨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900 次全体会议开始。

首先，我愿热烈欢迎今天两位尊敬的发言者，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卜杜勒·萨塔尔先生阁下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负责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先生阁下，他们将在裁谈会上发言。他们今天出席会议显示出这两国政府百折不回地致力于我们的共同事业和他们对裁军谈判会议的不断重视。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对他们的发言饶有兴趣。

还请允许我欢迎日本有关裁军谈判问题外交家团体参加我们的会议，他们为了熟悉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各方面的问题，从海外一些大使馆和特派团来到日内瓦聚会。

除我已经提到的著名代表之外，我今天的名单上还有下列发言者：俄罗斯联邦列昂尼德·斯科特尼科夫大使、中国胡小笛大使、澳大利亚莱斯·勒克大使和日本登诚一郎大使。

现在我高兴地请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卜杜勒·萨塔尔先生阁下发言。

萨塔尔先生(巴基斯坦)：各位阁下、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裁谈会成员，我首先对我的音箱表示抱歉——但我肯定，因为我的嗓子，通过口译员听我发言比听我用英语发言会对我说的话理解更清楚。

我担任现在的职务后，第一次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同大家分享巴基斯坦对全球和区域安全问题的看法，这是我特殊的荣幸。

主席先生，巴基斯坦相信，裁军谈判会议将在你的领导下，在发挥重要作用方面取得巨大进展。鉴于我们对裁军目标的承诺以及巴基斯坦和芬兰的良好关系，请你相信，巴基斯坦将会充分支持你的努力，并予以合作。

我还愿祝贺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就任裁谈会秘书长，他丰富的外交经验将是协助本论坛工作的巨大财富。

全球安全环境在过去一年里有了转变。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主义攻击突显出国际不安全和不稳定的新层面，说明对安全的威胁可以来自内部和外部各种渠道；即使最强大的国家都会受到伤害；这类威胁的起因同其后果一样复杂。

这次灾难的规模激励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巩固和平与安全，使国际联盟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开创了为阿富汗最终带来和平与重建的可能性。国际社会现在

更加认真地分析恐怖主义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根源。对贫穷问题的认识得到加强，对需要处理和解决冲突与争端的认识也得到加强。

因此，这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正确的决定会产生决定性的变化。我们会成功地建立全面持久的和平与安全结构，有效地处理和解决日益加深的冲突与争端。我们应该处理所有国家对安全的关切事项，无论这些国家大小。我们可以克制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欲望，限制这类武器的供应与扩散，我们能够避免会使全球军备竞赛死灰复燃的政策决定。

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最近的某些发展却破坏了全球裁军成功的可能性。《反弹道导弹条约》即将崩溃，拟订战略和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会破坏全球和区域一级的稳定。《全面禁试条约》开始生效的可能性更加暗淡。恢复的核试验和拟订所谓“可使用”核武器会引发新的核军备竞赛。最后完成《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的前景在去年 12 月谈判失败后也并不光明。而裁谈会在其工作计划方面仍然陷入僵局，有待就裂变材料条约、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各项步骤进行谈判。

如果放弃为防止使用核武器而拟订的现行政策，赞成独断专行和单一层面的安全办法，这些战略稳定与裁军的消极趋势会变得更加消极。最近透露的分析和预测引起严重关切，如果这些分析和预测变成各项政策，则会削弱双边、区域和全球裁军和不扩散范例的某些根本前提。

尽管强权也许会受单边冲动的驱动，却无法逃脱多边的责任。世界自冷战以来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的权力结构伴之以新的技术和对安全的新威胁。主要强国尽管现在在军事能力方面也许更加不平等，却仍然掌握着使相互遭受不能接受的损失和破坏的能力。

在新的合作性国际安全范例中，促进全球和区域一级的军备控制和裁军将继续发挥主要作用。一个商定和公平的政治法律框架对确保今后的战略稳定至关重要，联合国仍然是拟订和执行这一框架的最佳工具，而本裁谈会则是促进极其必要的全球和区域裁军多边协定的最佳工具。

巴基斯坦致力于在裁军谈判会议内就禁产裂变材料条约进行谈判，这项条约应该既是不扩散条约，也是裁军条约。裁军谈判会议还应该在特设委员会就核裁军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展开谈判。

在对工作计划取得一致意见之前，应该利用裁军谈判会议解决国际安全与裁军方面某些其他重要领域的问题，例如导弹各方面问题以及区域军备控制。

在即将出现的国际安全环境中，在各种进攻和防御能力均衡中，导弹显然会构成主要组成部分。《反弹道导弹条约》即将崩溃，一些主要大国也许会依靠尚未明朗的弹道导弹防御，而其他国家也许会增加其进攻系统，维持其威慑信誉。导弹还将作为威慑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没有先进的航空器或先进航空器太昂贵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导弹技术管制机制所体现的遏制导弹扩散部分办法歧视一些国家，损害这些国家的安全，而对已经掌握导弹能力和其他投射平台的其他国家却有利。

因此，以全面、非歧视性和平衡的方式解决导弹问题并涵盖不扩散和裁军两个方面至关重要。这并不排除在相互公平制约的基础上，采取临时措施应对威胁区域和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具体和迫切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是解决这种复杂问题的最恰当论坛，裁谈会掌握分析影响和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书的任务规定和专长。只有裁军谈判会议制定的这类文书才可能获得普遍接受。因此，巴基斯坦建议裁谈会考虑导弹问题。我们的提案获得普遍积极回应，对此我们感到鼓舞，并希望这会早日就适当的行动方案取得一致意见。

联合国大会每年都通过各项决议，赞同把谋求区域裁军作为对国际裁军努力的补充。大会还呼吁裁军谈判会议拟出各项原则，在区域和分区域一级实现常规军备控制与裁军。

国际社会不能忽视这一现实，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现在并非来自于主要大国之间的持续战略对抗，而是来自于区域冲突和紧张局势。这类局面造成无法抑制的冲动，现在又导致常规力量 and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力不断增强。

防止战争灾祸的最佳方法就是追寻《联合国宪章》的理想，按照公正原则和国际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应该特别关注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暴发点——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中东和南亚。

巴基斯坦和印度现在都拥有令人畏惧的破坏力量，军事冲突的内在性质就是逐步升到核一级的危险，这并非是威胁，而是陈述事实。不首先使用的建议仅限于核武器，这事实上也许会增加使用常规力量进行侵略的诱惑力，并削弱现在获得

的威慑。需要放弃使用武力的选择，巴基斯坦愿意同印度一道共同作出相互约束的承诺，放弃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

南亚被说成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估，特别是此时此刻更加如此。印度沿两国国际边界和克什米尔控制线的作战阵地部署了大量部队，包括弹道导弹。印度凭借威胁使用武力，对巴基斯坦提出单方面要求。政治军事发言人作出不负责任的声明，想对巴基斯坦发动他们称为“有限的战争”。

粗暴企图实行胁迫性外交显然不可接受——巴基斯坦将保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免遭侵略或入侵——但巴基斯坦政府仍然提出合理建议，对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话。如果印度开始同巴基斯坦进行对话，而不是提出片面要求，我们认为可以取得进展的。同样，印度应该允许进行公正的监测，停止妨碍联合国驻印度巴基斯坦军事观察小组(印巴观察小组)履行其在克什米尔的任务规定，而不是对违反控制线作声东击西的指责。

众所周知，认真缓解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使两国关系正常化，需要公正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和平解决的原则和方法在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中获得认可，印度有义务履行各项决议，实践自己的承诺，让克什米尔人民行使自决权。

首先，新德里实行目前的边缘政策所得抵补不了与巴基斯坦进行毁灭性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所失，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我国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在加德满都向瓦杰帕伊总理伸出友谊之手，敦促返回两国领导人在亚格拉达成谅解的对话进程。解决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将为两个邻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铺平道路。对话将包括安全与核问题、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以及经济、商务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建议。

对克什米尔自由运动，印度除借助镇压和恐怖手段之外，还不顾后果地集结了常规和战略武器，暴露出霸权主义的目的。过去 3 年里，印度的军费增长了 5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在这里恳求不扩散和裁军的国家却在向印度销售先进武器系统。应该采取负责的方法，要求这些国家商讨并自行克制，而不是助长印度破坏稳定的武器集结。

巴基斯坦不想陷入南亚疲惫不堪的军备竞赛。事实上，我国自 1999 年以来就冻结了预算。然而，巴基斯坦需要保持自己威慑态势的可信性。常规军事能力日

益不平衡，这将产生更加广泛的战略影响，加剧巴基斯坦对其威慑态势核层面的依赖，降低已经一触即发的区域安全环境中的核门槛。

这种局面需要有影响的国家坚定努力，预防突现的不稳定和可能的灾难性冲突。

除紧急缩小冲突范围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之外，还需要持久性抑制南亚不安全和不稳定的萌芽趋势，这可以通过在该区域建设一个和平、军备控制与合作的新结构来实现。

根据联合国已经核准的基本原则，特别是所有国家均享有同等安全的原则，巴基斯坦提议在南亚创建一个战略克制机制。这项全面提案纳入了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平衡以及解决双边冲突的政治机制、特别是有关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核心争端问题，包括下列各项组成部分：

- 双边正式确立印度和巴基斯坦宣布暂停进一步核试验；
- 不部署具有核能力的弹道导弹；
- 维持核武器的非战备状态；
- 正式确立需要预先充分通知有关导弹飞行试验的谅解；
- 同意暂停获取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
- 采取建立信心的措施，减少由于估错或事故而使用核武器的危险；
- 讨论各自的核安全论，避免区域性核军备竞赛。

巴基斯坦依然做好准备，愿意通过与印度进行双边对话、或通过联合国或其他主要大国的调解探索这些提议。我们还愿意在裁军谈判会议里讨论区域克制措施。

在我们困难的区域环境中谋求有效的安全，巴基斯坦为此采取了负责的政策。我们寻求可信威慑，但限制在尽可能最低的水平。我们将指挥和控制结构升级，制定了无懈可击的措施和机制，确保核资源和能力的安全。国家指挥当局由政府首脑主持，包括三名联邦部长和武装部队首长，提供政策方向，监督有关部署和利用资源的建议，核准各项措施，确保管理安全，完成机构控制。

最后，让我补充一句，巴基斯坦发展有限的核能力完全是为了自卫。巴基斯坦仍然致力于不扩散原则，我们同意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会使全球、区域和国

家安全不稳定，为此，巴基斯坦收紧了已经有效的出口管制制度，并准备进一步加强法律，提供防止扩散的保障。

在全球以及区域一级，除非对核裁军和常规裁军目标作出同等承诺，否则寻求不扩散就会后继无力。正是这种承诺现在成为问题。本裁谈会在振兴裁军承诺和确保裁军承诺获得普遍接受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主席：我感谢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及我的国家所说的客气话，现在我陪同我们尊敬的客人离开会议厅，请大家稍等一会儿。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负责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先生阁下发言。

扎里夫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奉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名：

主席先生，回到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的裁军谈判会议，我极为高兴。

首先，让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并祝愿你成功地指导我们面前公认的艰巨任务。我国代表团充分相信你的领导能力和远见，我们肯定，你将竭尽全力，指引裁谈会返回轨道上，使裁谈会重新获得不久前曾经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我向你保证，我们会予以支持和合作。

我还愿向我的好朋友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的任命表示最热烈的祝福，祝愿他一切顺利。

过去几年以来，我们目睹了国际局面中急剧的发展情况，在国际安全和裁军领域的发展并非都充满希望。任务是艰巨的，然而我们应付这些任务的决心并不理想或是真正集体性的。

冷战的结束为世界摆脱超级大国的对抗带来希望，一个对抗不再是每天日程、而合作将普遍存在的世界，以及一个所有国家通过积极参与多边进程解决所面临的繁荣与福祉问题的世界，并制订出所有领域注重规则的国际关系机制。

事实上，我们在裁军领域的确取得无可否认的进展，其中大部分进展应该归功于裁谈会。在 1990 年代初，我们成功地最后完成了《化学武器公约》，成立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我们反对可怕的一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共同事业中组织国际合作。

《生物武器公约》特别会议于 1994 年赋予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小组任务规定，开始就加强执行该项《公约》议定书进行谈判，使世界能够感到更加平静，对另一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灾祸感到安全。

1990 年代，裁军谈判会议还从事谈判全面禁止所有核试验，作为完全消除核武器的第一步。尽管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全面禁试条约》这一最后文件取得一致意见，虽然该份文件具有某些缺陷和漏洞，仍于 1996 年获得联合国大会通过。

1995 年初，核武器国家重申，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一保证在安全理事会第 984(1995)号决议中着重提到。若干星期之后，《不扩散条约》缔约国(1995 年)审议和延期会议除其他事项外特别强调这一保证，无限期延长了该项《条约》。

《不扩散条约》2000 年审议大会是再一次成功的会议。该《条约》各缔约国 15 年以来第一次就最后文件取得一致意见，核武器国家在该项文件中明确承诺彻底消除其核武库，对核裁军应用不可逆转的原则，以及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态势中的作用都得到重申。

然而，并非所有都如愿以偿。

《全面禁试条约》谈判结束之后，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实质性工作计划取得一致意见。事实上，今年我们已经连续第五年在这一庄严的机构聚会，讨论应该讨论什么内容，而毫无进展。

某个主要核武器国家反对《全面禁试条约》，使该条约迅速开始生效的希望破灭，那一方在改变政策方面似乎并没有多少令人乐观的余地。

特设小组就加强执行《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六年多的谈判成果遭到否决，而特设小组任务规定的有效性受到怀疑。此外，《生物武器公约》第五次审议大会暂停，这是由于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关切的问题采取单边办法的结果。

单方面撤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同时寻求象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样大规模的军事项目，加剧了国际上对更加危险的军备竞赛和外层空间军事化的关切。

但这还不是全部。

关于即将成为新的核武器理论节录的出版使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都感到震惊，该份文件仍然保密，但官方声明并不否认正在拟订行动计划，研发新一代的核武器，并改进将对核武器国家和非核武器国家使用的现有核武器。

所谓“核态势审查”代表着令人震惊的藐视多边主义的趋势，存在着破坏我们特别是在不扩散领域共同成就的危险。

正如我两年前在本裁谈会上所说，如果我们不接受所有民族与国家均享有平等生存权和保障其公民和平与安全权利的观念，就不能设法建设人类与国家的文明社会。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存在本身就破坏了这一基本原则和最基本的人权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础。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下一个千年继续生活在可能使用这些武器令人恐惧的阴影之中，我们必须确保，伊朗和日本人民是任何时候和任何借口下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最后牺牲品。

我们目前认为，文明世界的这一基本观念正受到新的核态势“攻击性进攻部分”的进攻。

至于伊朗，让我再次毫不含糊地强调，我们认为研发和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残酷、不道德和非法的，违反了我们的最基本的原则，在我们的防卫理论中毫无市场。我们没有、我们也不寻求任何这类武器，当然我们也不接受或容忍显然将自己及其保护国置于法律之外的那些人的指责。

在目前爆炸性的局势中，不可接受的单边办法甚至被美化，联合国裁军机制、特别是本裁谈会，具有关键的作用。正如 21 国集团所建议的，裁军谈判会议有了核武器谈判议程、《裂变材料停产条约》、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消极安全保证，可以做到这一点。

关于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及其各次审议大会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投入。这里关切更多的是遵守情况。

新的核武器理论的出现及其影响，严重违反了《不扩散条约》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有关暂停核武器试爆、不可逆转原则和削弱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等各项规定。

这种理论还严重违反了核武器国家在 1980 年代初期作出、并于 1995 年重申的积极和消极安全保证，包括在安全理事会一项决议中作出的保证。

我们认为，按照《不扩散条约》各项规定作出各项承诺，并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期间得到赞同，单方作出各项保证并予以重申，但不遵守这些承诺和保证，便使谈判一项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条约成为必要。裁军谈判会议就这一问题

进行了大量探索性的讨论，通过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为加强《不扩散条约》机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确保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关于生物武器，核查措施专家小组和特设小组十多年的艰苦谈判成果太宝贵，不能因为单一一个国家，而被忽视和弃置一旁，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强大。我们认为，加强《生物武器公约》和战胜包括生物恐怖主义在内新的挑战唯一有效的国际机制，就是通过完成特设小组第二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最终制订该项议定书。

严格遵守《生物武器公约》1994年特别会议所颁布的特设小组的任务规定，既能确保彻底有效地禁止另一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又不给毫无根据地指责不遵守留下任何借口，这缺乏可核实的正当理由。

《化学武器公约》也许是解决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唯一工具，其中预见到所有必要的核查措施。尽管在普遍遵守该项《公约》方面存在某些不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却成功地完成了任务，所有缔约国不断充分合作是其进一步成功的必要前提。

国际组织其中包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有成员国关心该组织所有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财政管理和资源分配，是十分自然的。然而，应该通过已经设想的适当机制，而不是通过强迫或在财政上扼杀核查遵守《公约》情况唯一的合法机制来解决这类关切事项。

关于导弹问题，与导弹问题有关的复杂情况如此庞大，没有任何一项单边、谋私利的办法能够作出普遍回应，考虑到所有各方的利益和关切事项。政府专家小组的工作成果和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会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路径图。因此，我们认为，应该通过积极参与小组内真正的审议进程，提供各种支助，使——有利于基础广泛的结论的——第一步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获得通过。

有必要在联合国裁军机制内全面、不歧视和平衡地解决导弹各方面的问题，这个机制是解决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的唯一的多边论坛。

国际社会呼吁多边主义、合作与对话，但唯独一个声音在谈论战争升级和单边主义。国际社会处于一个重要时刻，我们需要确定个别和集体的方法，我们以为并希望所有各国都已经成熟起来，了解“仅是简单地倾向”这个或那个国家的自我中心政策的确真的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建立爱护人类的政策。这并非那么简

单，无可否认，也并非受到某些强有力国内选民的欢迎，但却无疑是唯一的办法。

三年前，我在本庄严机构前声明：

“新千年伊始，我们需要采取新的观点。我们需要回顾旧的战略和理论，这些战略和理论的理论基础薄弱，历史似是而非。二十一世纪的问题[……]就是一种心态，以为任何国家无论怎样，仍然需要核武器，或可有正当理由拥有这些武器，或声称这些武器在其武库中是安全的。

“军备竞赛的教条和政策、形成集团和排斥并没有给我们全球社会带来真正的安全或和平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政策，重新评估我们的基本推断，我很遗憾，这种情况尚未发生。在新的一论对抗与排斥通过国家与文明之间的碰撞和冲突理论开始确立、延续和受到崇奉之前，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对话、容忍和包含战略。裁军谈判会议二十一世纪的使命必须着重积极寻求履行这一责任、摆脱陈旧观点，并开始认真审视诸如全球安全网络等新的范例。”

现在，我甚至更加强烈和以更坚定的承诺重复同一声明。9月11日的悲惨事件毫无疑问地证明，我们都具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特征：我们共有的易受伤害性。这一天的恐怖情景显示，任何国家，无论多么强大，都在所难免，要受到威胁其余国际社会的影响。这天的恐怖事件还显示，全球从环境到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等问题需要全球而非单边性作出回应。不理解这一现实，就会做出简单和在国内有吸引力的政策声明，本会议厅作出的一些声明就是如此。

让我们相信，我们大家迟早都会得出结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安全范例，以安全是全球性和不可分隔的原则为基础。我们早些取得和解意见，赞同所有国家都真正需要包含性的多边和注重规则的安全，会为我们自己和全人类节省大量精力，免去大量痛苦。为此，我们需要扩大视野，超越本国私利，看到全球共同的利益。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一事业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裁谈会具有这样做的能力，因此应该带头这样做。

主席：我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负责法律和国际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发言。我现在请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尊敬的俄罗斯联邦代表斯科特尼科夫大使发言。

斯科特尼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 首先, 我愿祝贺你当选为裁军谈判会议主席, 并祝你一切顺利。你会得到我们的支持。我还愿极为高兴地祝贺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 他被任命为我们裁谈会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

裁军谈判会议 2002 年第一期会议即将结束。回顾以往, 我们会注意到工作中的一些小变动: 延长了关于扩大裁谈会成员问题的特别协调员的任务规定; 延长了关于改进裁谈会工作和提高其工作效率问题的特别协调员的任务规定; 以及延长了关于审查裁谈会议程问题的特别协调员的任务规定。我们希望, 裁谈会成员今年能够同意改革我们论坛的机构和程序机制, 使我们能够更迅速有效地解决实质性问题。

仍有待就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计划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俄罗斯代表团随时准备参与, 共同寻求折衷的解决办法。

几天之后,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5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预订在纽约召开。我们希望能就条约的各项问题进行严肃讨论, 并分析执行先前各次审议大会所作决定拖拉的原因。将在纽约讨论的一些问题与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直接有关, 我们在日内瓦努力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各代表团从这次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带回什么“包袱”, 这对开始就禁止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和建立核裁军附属机构开始谈判的前景尤其适用。我已经在 1 月的发言中有机会作出保证, 俄罗斯代表团将支持朝这些方向努力开展工作。

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将在困难的形势中举行。战略稳定领域的各种问题——在美国决定撤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继续恶化。我们尤其对最近有关美国核政策的声明感到忧虑, 尽管在这方面作出了安慰性的解释, 但该国对使用核武器的态度似乎正在发生变化, 尤其是认为这些武器可以用于区域冲突, 包括对非核武器国家使用这些武器。我们认为, 所有这些——如果这的确反映出实际情形——严重削弱了核不扩散制度的基础。

关于筹备委员会即将举行的会议, 我愿强调指出, 与《不扩散条约》有关的各类问题都是俄罗斯联邦的首要优先事项。作为《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和条约保存国之一, 俄罗斯联邦认为, 该《条约》是国际安全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支柱。正是《不扩散条约》才是限制核武器扩散的主要文书, 同时, 它也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促进了国际合作的发展。

就俄罗斯来说，我们持续努力，履行自己《不扩散条约》第 6 条的各项义务。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单边又同美国一道在双边的基础上开展工作。我愿回顾，俄罗斯联邦已经批准所有有关真正核裁军的条约，包括《第二阶段裁武条约》和《全面禁试条约》。我们正在作出具体努力，防止由于美国决定撤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而在国际法中出现真空。

俄罗斯联邦和美国专家已经举行了几轮谈判，最近的一轮谈判于 3 月 21 日至 22 日在日内瓦举行。这些谈判的重点主要放在讨论一项双边协定上，就随后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和宣布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取得一致意见，这会在美国总统 5 月访问俄罗斯期间签署。

为了加强战略稳定，我们向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建议，应该就不扩散问题进行专家磋商。在过去许多场合，我们正是以这种形式得以在裁军和不扩散领域取得巨大成果。

现在我愿转而具体谈论一下裁军谈判会议面临的问题。2001 年 5 月，俄罗斯代表团就裁谈会工作计划提出一揽子建议，寻求就两个突出的问题达成协议，即核裁军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样做之前，我们仔细研究了各伙伴自 1998 年最后一次通过工作计划以来所提交的全部提案。我们自然特别注意到阿莫林一揽子提案，该提案受到许多代表团大力的支持。我们不是拒绝阿莫林建议，而是试图发展这些建议。俄罗斯代表团同裁谈会绝大部分成员磋商后在 CD/1644 号文件中提议，应该建立两个特设委员会，一个审议核裁军专题，另一个则谈判一项能够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机制，这可以采取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书的形式。

我们愿强调，我们——在俄罗斯参与裁军谈判会议整个期间首次——同意建立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这是在认真分析形势、考虑到绝大多数代表团的意见并按照俄罗斯根据《不扩散条约》2000 年审议大会的各项决定所承担的政治承诺之后作出的。我们的理解是，绝大多数代表团都支持俄罗斯关于核裁军特设委员会的任务规定草案。

在建议我们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措辞上；我们还考虑到各伙伴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我们就是这样作出这一特别选择的，我们认为，这并不违反任何其他代表团的立场。我们把谈判特设委员会有关议程项目 4，即消极安全保证的任务规定所获取的经验作为先例，该项目规定谈判“以就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

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协议。这些安排可以采取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形式”。尽管就详尽阐述全球消极安全保证协定前景意见各异，载于 CD/1501 号文件的文本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困难，获得协商一致通过。

我们已经有机会对所有对我们的倡议作出积极反应的伙伴表示谢意。我愿强调，俄罗斯代表团并非认为该文本的措词不可改变了。因此，在向裁军谈判会议正式提交提案前，我们接受了许多代表团的请求，大大加强了核裁军特设委员会任务规定草案的语言。至于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案文，由于没有收到这方面的具体建议，因此原文维持不变。今天，我愿重申，我们愿与裁谈会所有成员共同努力，进一步改进我们的提案，直到达成妥协方案。

我愿再谈一谈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最近，在这些会议厅，有人提出，这一问题应该“还没有成熟到”进行谈判的地步，我们不能同意这一立场。我们愿引证几个事实。几乎九年以来，裁军谈判会议有关特设委员会在以下主要领域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审查和确定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改进目前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各项协定；以及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现有提案和今后的提议。

讨论着重放在诸如外层空间地位及其专门用于和平目的等问题方面；需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查明对空间物体运作的可能危险；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军备限制及裁军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双边和多边努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外层空间问题术语方面的问题；需要改善相应的外层空间法律机制，包括核实措施；以及在外层空间活动中建立信心和可预报性措施。

换句话说，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大量的问题已经处理。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各位前任已经从根本上为谈判这个问题做好准备，近年的情况发展使解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更加迫切。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现在认为，有必要采取一切可能措施，保持外层空间的和平，使本会议今后各代谈判者不必应付诸如外层空间“非武器化”等任务。

让我十分清楚地讲明一件事：毫无疑问，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谈判是俄罗斯在裁军谈判会议的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将俄罗斯联邦的倡议提交裁谈会进行讨论，这些倡议由俄罗斯外交部长伊凡诺夫先生提交给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我们认为，是开始拟定不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全面安排的时候了，在有关外空物体方面，这

些安排将重申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第一步，可以在国际社会作出有关安排之前，就暂停在外层空间部署战斗武器达成协议。我们认为，在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审议中，我们可以讨论中国题为“关于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文书要点的设想”的工作文件。

我们支持 21 国集团成员国持续努力推动在这一领域开始实际工作，许多其他国家同我们一样认为，在外层空间发动军备竞赛是危险的，瑞典外交部长安·林德女士最近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发言就证明了这一点。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先生最近于 2002 年 2 月对俄罗斯的正式访问期间所通过的联合行动计划强调，双方支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我们同情加拿大外交部长格雷厄姆先生最近在裁谈会发言中提出的建议，他建议拟订《禁止外层空间部署武器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附加议定书。最后，我们满意地注意到美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贾维茨大使今年 2 月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赞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是裁谈会的优先事项之一。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将言语化为行动。

今天，我还愿论述一下俄罗斯关于所谓无争议议程项目的态度。俄罗斯联邦理解《不扩散条约》非核武器缔约国得到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保证的合法愿望，我们支持裁谈会重设适当特设委员会的建议，赞同该特设委员会担负同样的谈判任务，我们不反对裁谈会详尽阐述有关消极安全保证的全球协定，但应该考虑到我们的根本性保留意见，在为了击退侵略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核武器。

我们愿重申，我们愿意加强创建非核武器区进程，巩固非核武器国家不在本国境内获取、设置或部署核武器的义务，扩大现存安全保证体系所涵盖的国家范围。

根据我们“全面裁军计划”议程项目 6，俄罗斯联邦支持国际社会追求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目标。在筹备和举行有关这类残忍武器的第二次审议大会期间，就可看出我们的积极立场。同时，我们相信，地雷问题需要以全面的方式加以解决，并考虑到各国与防务有关的实际需要和经济能力。

我们认为，彻底禁止杀伤人员地雷是一项目标，应该通过一系列有时限的商定阶段来实现。我们认为，第一阶段，裁军谈判会议应该拟定全面禁止转让杀伤人员地雷。通过停止扩散这类地雷，我们就能够大量限制毫无控制地使用这类地雷的情况。在这一点上，我们握有真正的机会，使杀伤人员地雷主要生产商和使用

者参与谈判，发展《渥太华公约》缔约国和尚未加入该项公约的国家之间建设性的合作。

俄罗斯极为重视军备透明问题，认识到军备透明在创建不同国家之间信任气氛的积极作用。军备透明可以成为重要手段，防止不利于稳定的军备储存，避免武装冲突。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进口商首先做到透明，此一进程——不利于稳定的常规武器储存——就会更加有效。就国家安全来说，武器采购方面的信息对进口商比对出口商更加敏感。

我们认为，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 2001 年会议取得了积极成果。俄罗斯愿意采取具体措施，执行该次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我们相信，国际上不采取一致行动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扩散，就不可能解决冲突、保障人们的安全和确保整个区域的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是进一步讨论有关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的最佳论坛。但是，我们认为，裁谈会应该确定自己的作用和在这一领域可能作出的贡献，避免重复已经完成的工作。

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另一个新重点应该是导弹不扩散专题。最近有关防止弹道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准则草案巴黎会议的广泛参与情况显示出这一任务的迫切性，以及大多数国家决心在多边办法的基础上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在巴黎提出的有关国际行为守则的工作可以在裁军谈判会议继续进行。我们从这一假定着手，即关于守则的一致意见、受托协助联合国秘书长编写有关导弹各方面问题报告的政府专家小组的活动以及俄罗斯关于建立导弹和导弹技术不扩散全球控制系统的倡议是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确保不扩散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 2001 年有关裁军谈判会议体制和程序问题进行非正式磋商期间，俄罗斯代表团提议，应该将这一问题列入裁谈会议程。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建议受到极大的支持。

主席先生，毫无疑问，裁军问题的性质是复杂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所有各国显示出决心、现实感和做出妥协的意愿。我们相信，以你的经验和领导能力，你必将能够进一步推动裁谈会的工作。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俄罗斯代表的发言，现在我请下一位发言者，尊敬的中国代表胡大使发言。

胡先生(中国):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祝贺您担任裁谈会主席。我也愿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菲塞哈·伊梅尔先生和穆罕默德·陶菲克先生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我们高兴地看到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就任裁谈会秘书长, 向他表示祝贺。

主席先生, 我今天谈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禁产裂变材料条约两个问题。在外空领域, 我们看到如下事实: 在星球大战计划提出至今的二十年时间里, 与外空相关的军事和武器技术已取得长足进展, 昔日图纸上的武器和武器系统正在成为现实, 反导条约已被单方面抛弃, 正在全面推进的导弹防御计划明确将空间武器系统作为其重要环节。为了确保上述计划的早日完成, 相关的组织机构和资源配置得到优化。

与此同时, 控制空间、确保空间优势等作战概念相继出台, 并建立起完善的太空作战理论和指挥机构。大约一年前进行了首次外空战模拟演习, 它模拟使用反卫星武器、战略反导武器和陆基激光武器来打击空间目标。航天作战部队组建成形并正在发展。发展反导武器和研制外空武器双管齐下, 控制空间的计划在实施的进程中。

上述事实表明, 外空正日益面临被武器化的危险, 其结果不仅可能导致外空军备竞赛, 而且将对国际军控进程和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造成严重危害。这与广大国际社会和平利用外空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因此, 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任务今天更为紧迫。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 裁谈会必须正视这一现实, 并采取具体行动应对挑战。

五十多年来, 人类经历了核武器的研发、部署和削减的过程。历史告诉我们, 核武器发展、部署之后再谈核裁军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为避免重蹈覆辙, 防止人类社会未来可能面对外空武器裁减与防止外空武器扩散等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 我们当前应立即采取防止外空武器化的预防性措施, 防患于未然。

9.11 事件再次表明, 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全球化, 非对称性的特点日益突出。各国安全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任何国家, 无论多么强大, 都需要参与和加强国际合作, 才能有效应对各种安全挑战, 实现普遍和持久的安全与和平。

基于此，既然担心将来出现“外空珍珠港事件”，各国更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通过规范国家行为的多边裁军条约来避免这一危险。若以发展外空武器等军事手段来寻求解决办法，则有悖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曾在这里多次听到代表们指出，加强国际安全最好的办法是制定和加强有关多边法律机制。显然，在现有外空法规不足以应对新挑战的情况下，只有谈判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以禁止外空武器化和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才能使各国的外空利益和资产都受到同样保护，使宝贵的资源真正用于和平利用外空。在这方面，拥有外空武器能力的主要大国作何抉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俄罗斯联邦在去年联大就暂停部署外空武器和禁止外空武器化提出了积极的倡议，我们予以支持。中国历来主张裁谈会立即重设外空特委会，就缔结一项或多项防止外空武器化的法律文书进行谈判。1985年，中国在裁谈会提出了工作文件，“对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基本立场”(CD/579)。2000年和2001年，我们又先后提出了“关于裁谈会处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问题的立场和建议”(CD/1606)和“关于防止外空武器化国际法律文书要点的设想”(CD/1645)。

历史上裁谈会曾连续10年设立特委会讨论外空问题，各方在此期间提出的大量想法、建议和主张是在这一领域开展实质性工作的丰富资源，为就该问题展开谈判并最终达成相关法律文书打下了工作基础。关于外空特委会的职权，中国代表团提出过自己的主张，载于CD/1576号文件。我们也支持21国集团和俄罗斯代表团分别就此提出的建议，载于CD/1570号和CD/1644号文件。

中国一贯支持谈判缔结禁产条约，认为该条约对于促进核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具有重要意义。早在1999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即在裁谈会的讲话中呼吁尽早谈判缔结具有普遍性的可核查的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认为该条约一旦达成，将成为全面禁核试条约之后又一个推动核裁军和防止核武器扩散的重要成果。

由于近年来在裁军和军控领域出现的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消极事态，禁产条约迄今未能开启谈判，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我愿再次强调，中国关于禁产条约的立场没有变化。中国仍然赞成并期待裁谈会能够尽早启动有关谈判，并随时准备在裁谈会达成工作计划后参加这一谈判进程。

考虑到当前国际安全和军控领域的形势，中国代表团认为，包括外空、禁产、核裁军和无核安保等在内的这些裁谈会的核心议题，理应得到同等重视和平衡处理。与禁产相比，外空问题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也是同样重要的。因此，外空特委会也理应开展实质性工作，以达成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的国际法律文书。俄罗斯代表团已就裁谈会工作计划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载于 CD/1644 号文件。我们希望裁谈会在这个基础上尽快启动上述各议题的实质性工作。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中国代表的发言。

尊敬的各位同事，我名单上下一位发言者是莱斯·勒克大使，他不久即将结束担任他本国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的职务。请允许我向勒克大使道别。

你在三年前即 1999 年 3 月来到裁谈会，任期内始终以权威和外交才干代表贵国政府的立场。你有关军备控制和裁军的丰富知识在主持 1999 年裁谈会最后几周会议期间，尤其受到大家的赞赏。你作为裁谈会主席，成功地领导我们走过起草裁谈会大会报告的艰难进程。你所进行的广泛磋商以及随后对工作富于想像力和公正的分析为工作计划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你的外交才干在日内瓦其他裁军论坛也得到赞扬。在《生物武器公约》特设小组，你富有外交才能，以主席之友的身份，对法律问题杰出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你模范地履行了《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第二次审议大会主席的职能，你坚韧不拔，寻求人道主义法领域新的挑战，最后于去年 12 月成功地召开了审议大会，从而为拟订《公约》新的议定书奠定了牢固基础。

我非常高兴地请你发言，作为现任主席，我尤其愿意听到你对我们休会六个星期返回之后如何继续工作的建议。勒克大使，请你发言。

勒克先生(澳大利亚)：这的确是一项挑战，但我的确感谢你回顾我在这里三年任期讲的客气话。正如你所说，我不久即将结束我在日内瓦和本会议的任期，根据即将离任同事的惯例，我发言只想简短讲几句话。但首先让我说，我看到你主持本裁谈会非常高兴，你是我目前任期碰到的在我来前不久访问堪培拉的第一位同事，很高兴能同你一道工作。

通常这种场合是回顾具体进展、愿望或成就的时刻，众所周知，就裁军谈判会议而言，这并非一项易事。

1998 年末期“虚假的黎明”之后，我来到日内瓦，当时人们开始以为我们可以开始实质性的工作了，我发现自己是裁军谈判会议首批大使之一——包括我的好朋友和同事日本登诚一郎大使——离开职位时，没有在裁谈会就面前事项开展正式、实质性工作的第一手经验。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集体失去了各种机会，未能有目的和真正实质性地参与我们面前在安全、军备控制和裁军方面的各项挑战。

我刚在昨天想起，我在 1999 年下半年担任裁谈会主席时发现裁军谈判会议是：“其各部分——其成员国政策，观点和政治意愿——的总和”。我们常表达出来的看法就是，我们负有集体责任，这是我们进退两难的困境，没有必要各打五十大板。就是这样。但我也同样认为，注意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即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局面业经策划；是有意造成的。僵局可以缓和——同样可以有意这样做。

我认为，这种意愿在裁军谈判会议几乎整个会员国中间已经存在；这些国家愿意按照 CD/1624——阿莫林提案——所规定的路线开展实质性的工作。对于大多数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来说，虽然这并非完美，但不言而喻确是开始工作的最佳解救方法。援引协商一致规则妨碍我们这样做，令人难以接受。

裁军谈判会议的局面使我想起多年前作为孩童的一次经历。我得到一把小刀；同我们看到的瑞士军刀的效力根本不能相比，只是很小的一把刀。然而，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父亲在石头上把刀刃磨纯，以“挽救我”这个小孩会遭遇的危险。我高兴地告诉大家，这把刀从未割破我的手指，但实际上也没有对其他事情留下什么印象。

返回来谈我们裁谈会，我有时认为这里的工作有一种父系似的回顾；力图从我们中挽救我们。我们希望开始就诸如《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等我们同意已经做好谈判准备的专题开始谈判，同时认真探索其他有关主题和问题，我们会是被误导了么？难道我们不能这样做么？对那些以父亲般的焦虑制止我们努力的人，我的建议是：别紧张。让裁谈会自然发展，相信它会以洞察力和敏感力找到解决各主要问题的方法。

仅仅由于裁谈会同意以成员国最为接受的方式、即 CD/1624 号文件所述的方式解决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不会使任何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真正的工作一经开始，各代表团都有充分的机会保护和推动各自的利益。

主席先生，本着这种精神，我希望你积极和富有想象力的工作会帮助所有代表团都能这样看待问题。的确，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是否愿意决定的问题，可否相信裁谈会能够毫无偏见，解决各代表团的关切和优先事项。我祝你一切顺利。

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我们确认，把《裂变材料停产条约》看作是谈判优先事项，并就此取得长期协商一致意见，是本机构下一步应该采取的措施。有关削减谈判需要确信没有生产新的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材料，在支持核裁军这一简单逻辑方面，《裂变材料停产条约》会是有益——的确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这类谈判越早开始——作出合作性核查安排——越好。

其他优先问题的情况呢？的确，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优先事项。非《裂变材料停产条约》问题未能拥有同等程度的集体优先也千真万确。但我们是否因为没有在本会议厅解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忧虑事项——即使未能开启谈判——而失去真正的机会？

让对话深入发展——就《裂变材料停产条约》来说，让我们开启谈判。这会带来真正的益处——特别是证明我们仍然能够建设性地参与，并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追求安全与裁军的目标。

澳大利亚代表团即便并非总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但谈到我国若干国际安全优先事项。我在此不需重述，因为本次会议早些时候我已发言做过阐述。

我剩下就是要向朋友和同事们道别，祝愿大家在这里今后的事业成功。我真诚地体会到本论坛——和你们大家——在我们竭力作出建设性的贡献时体现出的友谊和同志情谊。我尤其感激去年末举行的第二次审议大会上为加强《某些常规武器公约》机制与我和我国代表团协作的同事。我盼望听到今年计划的进一步工作取得良好进展。

现在不是一一道出姓名的时候，但我会怀念的人中有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新西兰驻裁军谈判会议前大使克莱夫·皮尔逊。疾病使皮尔逊大使无法在本论坛亲自做告别发言，我知道他希望这样做。《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即将复会，我们不禁回忆起克莱夫·皮尔逊和当时驻维也纳能力出众的同事琼·莫斯利大使为《不扩散条约》2000年审议大会作出的宝贵贡献。各位朋友一定高兴知道，上个星期我看到

克莱夫时，即他返回新西兰前几天，他很好，的确处于复原状态。我也很高兴有机会认识他的继任蒂姆·考勒大使，祝他一切顺利。

如平时一样，我感谢秘书处的工作，感谢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他最近为止担任裁谈会秘书长九年，感谢他的副秘书长恩里克·罗曼——莫雷先生，感谢秘书处其他成员可贵的支持。我祝新任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任期愉快。

我会怀念在这里渡过的美好时光，我会怀念从前有关敞开或关闭、漆黑或明亮窗帘的笑话，但我妻子詹尼和我最怀念的还是这里的朋友和同事。

现在我要说感谢大家，并向所有各位道别。

主席：我感谢勒克大使非常亲切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讲的极为客气的话，我代表裁谈会和我本人祝他和他全家事业顺利，生活幸福。

我现在向要离开我们的第二位大使、日本登诚一郎大使致辞。他在裁军谈判会议任职仅有两年，但他任职期间的威信引人注目，为他赢得当之无愧的赞誉。我们都记得他致力于克服裁谈会的僵局，对此我们仍然希望他会有解决办法。我们还赞扬他多方作出努力，旨在发起禁止裂变材料的谈判。我们都感激他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他本国首都城市组织了一些研讨会和讲习班，协助实现这一目标，并迅速详细为我们提供他本国政府组织的裁军活动方面的信息。他还以未来组织席位主席之友的身份，为《生物武器公约》特设小组作出贡献。他以高度的专业化、坚定不移的献身精神和独特的外交才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我愿回顾他对联合国裁军研究金和培训方案值得称赞的兴趣和支持，这项方案多年以来一直在帮助军备限制领域年青外交官增长专门知识，使他们能够继续我们的共同努力，我想本会议厅内你的各位同事今天聆听你的发言非常恰当。

我现在请登诚一郎大使发言。

登诚一郎先生(日本)：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代表，女士们，先生们，主席先生，这是你任期内我第一次发言，你是我在日内瓦最钦佩的同事之一，让我首先最热烈地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尽管目前面临最困难的挑战之一，我相信裁谈会在你的有效领导下，能够进行最有意义的审议，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

我还愿向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被任命为裁谈会秘书长表示最诚挚的祝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卓有才干的外交家。我十分相信，裁谈会将在他的领导下获得秘书处更加宝贵和必不可少的支持。

主席先生，我还愿亲自对你向我讲的极为客气和热情的话表示感谢。

我必须承认，我从未想到自己这么早就要作道别发言。我十分珍视裁军大使这一职位，我的离开也许似乎过分仓促，《不扩散条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仅有 10 天之距。但我的离开并不表示我国政府对裁军的兴趣减退或对裁军谈判会议目前的僵局感到沮丧。我愿让大家放心，这只是例行调动，随后不久就会任命一位才华横溢的继任大使。

我仅在六个星期以前才作过一次一般性发言，所以就裁军谈判会议目前的局面，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只想说，如果局面不同，我们今天就会庆祝裁谈会第 900 次会议。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什么可庆祝的。我今天记起，正好在两年以前，我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那是第 847 次会议，同今天一样，是 2000 年第一期会议最后一次会议。至此之后，已经举行了 54 次会议，裁谈会既未就工作计划取得一致意见，也未进行谈判或实质性讨论。我记得，我参加的最短一次会议只持续三分钟。裁军谈判会议的这种僵局的确令我们大家都感到沮丧和遗憾，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浪费时间，而把它看成裁谈会达成重大协定前必须经历的必然进程。这就象生产时的阵疼，我肯定，日本谚语：“难产的孩子长得壮”最后也会证实裁军谈判会议就是这种情况。

但我同时坚信，这种艰苦的进程不能、也不应该持续太久。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迫切呼吁多边裁军取得进展。过去多年以来，裁军谈判会议始终在等待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但是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既没有取得实质成果，也未提供美好的前景。因此，我坚信，是裁谈会更主动行动的时候了。我们都十分了解各自对某些任务规定措词的分歧，我认为，这些分歧并不大。我相信，在更多的倡议和建议下，我们定能达成协议，开始本论坛的工作。

我们都具有找出解决办法的能力。为了弥补我们之间的普遍差异，现在是我们大家都增强决心巩固团结的时候了。我愿呼吁各代表团为主席提供最大的援助与合作，使他能够引导裁谈会赞同他独创的倡议。

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攻击以来，国际上对通过多边办法推动裁军日益感兴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似乎比预料增长得要快。裁军谈判会议在应对这类威胁方面，一旦就工作计划达成协议，便可做许多事情。另一方面，如果裁谈会仍然陷于僵局，恐怕以《不扩散条约》机制为基础的国际安全结构会进一步破坏。为了更加有效地对全球的迫切需要作出贡献，我认为应该把政治注意力更热切地集中到裁军谈判会议上。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可能办法就是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议，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提供政治动力与活力。可以安排明年上半年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这必将使裁谈会能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主席先生，各位同事和朋友们，我愿感谢你们在我日内瓦任期内给我的极大协助、鼓励和知识投入。我尤其最为感激在这里建立起来的全部友谊。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愿特别感谢裁谈会副秘书长罗曼—莫雷先生、扎列斯基先生和秘书处所有其他工作人员对我和我国代表团所给予的宝贵专业协助。我还要对所有口译人员的献身精神和效率表示诚挚的感谢。

还请允许我感谢大家的善意与合作。我不得不离开大家，对我来说，是一个难过的时刻，我会永远记得裁军谈判会议普遍存在的极为热情友好的气氛。

最后，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诚挚地希望，你将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找到折衷的解决办法，使实质而有用的工作尽快开始。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日本代表登诚一郎大使的发言，我代表裁谈会和我本人祝他和他全家在今后的任务中顺利幸福。

女士们，先生们，发言者名单到此为止。现在还有其他人要发言吗？我看到尊敬的印度大使。

索德先生(印度)：主席先生，这是我在你担任裁谈会主席任期内第一次有机会发言，请允许我祝贺你的任命，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你履行各项职责时将给予充分合作。我还愿发言祝贺我们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的任命，祝他在履行分配的各项职责时好运。

我今天本不准备发言或发表声明，但我不得不这样做，主要是要纠正我们今天早上听到的一些实际上不准确和错误的声明。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做个回顾，

印度始终并依然先行发起同巴基斯坦对话。正是这些双边对话的努力，促使达成各项协定，现在巴基斯坦的许多声明却对此只字不提。在这里，我要提到 1972 年的《西姆拉协定》、1990 年恢复外交部长级有关安全和建立信心措施的谈判、1998 年开始的八点综合对话进程、《拉合尔宣言》和 1999 年签署的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谅解备忘录。我提到这些，仅只为了摆清事实，使大家明白与巴基斯坦对话始终是印度的一项不变的政策，不仅仅是为了对话而进行对话，而是把对话作为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的办法，这包括查谟和克什米尔问题，无论是《西姆拉协定》还是《拉合尔宣言》或八点综合对话进程，所有这些倡议都提到这些问题。

但寻求对话，我应该说，是寻求有意义的对话，需要奉献和信任，如果进行对话的同时却又积极赞助越界恐怖主义，改变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现状，信任就建立不起来。春天对话，夏天侵略，是建立不了信任的，正如我们在 1999 年所看到的，历史性的拉合尔访问三个月之后，我们吃惊地看到对卡尔吉尔的侵略。

我们理解最近几个月以来，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作出非常困难的选择。对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将军最近作出的一些声明我们感到鼓舞，尤其是他于 2002 年 1 月 12 日发表的讲话。这表明巴基斯坦政府了解问题的程度及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这些问题和挑战对巴基斯坦国内安全的含义。大约 1,000 万件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存在及其广泛使用和小武器扩散与毒品之间的联系，我相信是任何政府都难以应付的问题，当然，巴基斯坦政府在其声明中对这些问题表示关切。

穆沙拉夫总统在其最近的讲话中谈到，需要管制巴基斯坦 10,000 至 12,000 所伊斯兰学校，他谈到不允许伊斯兰学校提供武器训练的要求，外国学生——大约 5 万人——必须获得本国许可，在这些伊斯兰学校的 70 万巴基斯坦学生现在将接受非宗教培训，包括有关电脑和科学等方面的培训——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措施，是艰难的措施。已经禁止了七个组织，其中一个组织——穆罕默德圣战组织(Jaish-e-Mohammed)——声称对 2001 年 10 月 1 日查谟和克什米尔省议会的攻击负责，另一个组织——信徒之军(Lashkar-e-Toiba)——声明对 12 月 13 日印度议会的攻击负责。我们知道，大约有 2,000 人被拘留，但根据我们现在的理解，大约有 1,300 人已经被释放，没有人受到指控。

这些在我看来就是巴基斯坦政府此一阶段正在应对的一些艰难选择，为此，我们说过，为了认真和有目的地寻求值得进行的对话，我们希望看到一些迹象，显

示巴基斯坦致力于朝同一方向努力。我们愿看到巴基斯坦在交出其境内某些著名恐怖分子方面显示出某些进展，已经提供了一份有关这些恐怖分子详细情况的清单。我们也说过，我们愿看到一些停止跨界侵袭的迹象，这将真正显示巴基斯坦的承诺，将有助于推动对话。

我仅愿补充说，就部署印度部队来说，如果我们的确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有关这两个标准的承诺，那么印度政府当然愿意开始对话和降级措施。否则，印度政府保留这些部队也很重要，为的是确保一种环境，使定于今年下半年举行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选举——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如果我们不能保证边界对方的恐怖主义或侵袭会停止的话，这些活动自然会对这些选举产生消极的影响。

主席先生，因此，请让我重申，如果我们的确接到巴基斯坦政府的积极信号，表明该政府真正愿意成为打击恐怖主义战争同盟的一员，我们当然会作出积极和有利的反响，并开始对话，希望这是有意义的对话，而不要最终成为我们过去所见到的僵局或绝境。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印度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阿克拉姆大使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也本未准备发言。我想，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已经充分概述了巴基斯坦有关裁军和军备控制以及不扩散的政策。

主席先生，在我讲述为什么请求对我尊敬的印度同事作出回应之前，请让我利用这一机会也对你担任主席职务和你为使裁谈会开始工作正在作出努力表示祝贺。你会得到我们的支持。我还愿向你尊敬的前任、埃塞俄比亚伊梅尔大使和我们埃及的同事表示祝贺。我还要以个人名义欢迎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继任秘书长这一新的职务。我肯定，我们将有机会与他非常密切地合作，并将依赖于他的支持。

我听取了两位尊敬的同事澳大利亚勒克大使和日本登诚一郎大使的道别发言。我得告诉他们，他们都是这两个国家我要道别的第三位代表。显然，我在这里时间太久了，但我肯定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也要作道别发言。然而，我并不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他们任期内浪费了时间。我认为，我们的讨论是重要的，只要国际社

会绝大多数成员国能够就自己在目前全球环境中遇到对本身安全的威胁表示失望和关切就好。

正是本着提请大家注意我们对威胁巴基斯坦安全十分关切这种精神，促使我国外交部长来到这里，与裁军谈判会议各位同事分享这些关切事项。我愿强调在我们这个区域，同任何其他区域一样，对安全的威胁来自能力和意图两方面。在我们这个区域，我们有一位邻居——印度——是一个大国。这个国家有核武器，并宣布了一项核理论，这套理论设想获取陆、空和海上三方面的核力量，按照这一核理论草案，会至少包括大约 400 枚具有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弹头。印度正在研发各种导弹：Prithvi 短程导弹，他们说这是针对巴基斯坦的；Agni 短程和中程导弹；Dhanush 是 Prithvi 的海军版导弹；Sagarika 潜水艇发射弹道导弹；以及 BrahMos 超声波巡航导弹，这是与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印度还处于获取 Phalcon 预警系统阶段，研制 Surya 洲际弹道导弹的工作正在继续。

在常规领域，印度的计划是在今后 15 年内获取 1,000 亿美元数额的先进武器，这是根据印度的新闻报告，包括一艘航空母舰、11 艘潜水艇、各种来源的大量前线飞机——外加目前陆地兵力，即 3,500 辆坦克，最近从各种来源获取的新大炮、武装直升飞机等。印度 100 多万武器力量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三针对巴基斯坦部署，早在印度声称使其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宣战原因事件之前，就针对巴基斯坦作出了这些部署。

现在，据印度国防部长报告，印度已经将其导弹 Prithvi 和 Agni 移入战备状态。相反，巴基斯坦则没有这样做，尽管我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穆沙拉夫总统宣布，我们将使自己的核武器非武器化，不与运送系统相置一处。这是公开声明，我们没有听到印度作出同等声明。相反，印度领导人却在谈论对巴基斯坦进行有限战争的可能性。

我愿再次利用这一机会，强调这种理论的危险性，印度领导人这种错误信念的危险，以为他们可以同巴基斯坦开战，并可以保持为有限战争，别打这个赌。

我的印度同事在谈论巴基斯坦问题时，摆出一副——也许我可以回顾勒克大使使用过的“屈尊俯就”这个词——的架式？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我们有各种问题，我们诚实地说我们有问题，我国总统在全国面前说，他准备坚决处理这些问题，根除一切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责人须先责己。

我想知道，我尊敬的印度同事是否阅读了仅仅几个星期前印度古吉拉特邦所犯下的种种暴行？这些都是叫作世界印度教徒理事会的党派所施行的残暴行为，该党派是新德里统治联盟的成员。这些暴徒残酷地对待无辜的穆斯林男女儿童，在众人面前屠杀孕妇，而印度警察则坐视旁观，甚至参与其中一些暴行。滥杀这些无辜不是恐怖主义吗？印度政府作了什么来惩罚上个月在古吉拉特屠杀了 1,000 多名无辜穆斯林的恐怖分子？为什么印度政府不将军队开进古吉拉特，而是同巴基斯坦玩弄边缘政策？

主席先生，印度有能力，也有意图。这些意图在印度领导人过去几个月和过去几年以来的声明中显而易见。让我们不要忘记印度人民党，我现在引述《经济学家》上个星期的话：“印度人民党在 1990 年代早期利用阿约迪亚问题谋取选举利益，借助宗教偏见的风向而掌权。其资深人物之，L. K. 阿德瓦尼发动了拉姆运动”——即拆毁巴布里清真寺，并在原址上修建印度寺院——“把拉姆运动据为己有，常在显示印度是唯一藏红花块——巴基斯坦分治前的边界和被吞并——的旗帜下发表讲话。”

正是这些人今天在德里当政，他们的军队针对巴基斯坦按战斗位置排列。然而，我们却自行克制。但当印度要求巴基斯坦：“交出恐怖分子”时——谁来定义什么是“恐怖分子”？为什么印度不先行惩罚自己的恐怖分子？例如那些屠杀了古吉拉特邦无辜穆斯林的恐怖分子？那些 1994 年在孟买屠杀了 3,000 穆斯林的恐怖分子？谁给了印度向主权国家巴基斯坦提出要求的权利？我们会惩罚本国内的恐怖分子，我们会惩罚我们发现的恐怖分子，我们会公正地惩罚他们——但并不是唯新德里之命是从。

我认为，世界需要使新德里领导人行使某种程度的克制。他们在前天通过一项缩写为 POTO 的法律，旨在使印度可以不加解释在任何时间对任何人进行各种方法的监禁和拘留。这一法西斯主义的法律是霸占新德里权位残酷政权态度的缩影。

我们赞成和平。我们愿与印度进行对话。但对话不是印度施予我们的恩惠。对话是为了促进双方的利益、解决双方的问题——真主知道，我们有许多问题。如果印度态度负责，它会对穆沙拉夫总统在加德满都向瓦杰帕伊总理伸出的友谊之手

作出积极回应，同我们进行对话。我们可以在对话时相互抱怨、提出问题，但讹诈绝不是通往对话之路。

最后，主席先生，让我强调，克什米尔的斗争是合法的斗争，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几项决议中支持的自决斗争。印度有义务执行这些决议，我们再次呼吁印度根据《联合国宪章》履行其执行这些决议的义务。克什米尔斗争不是恐怖主义，克什米尔人民有权利捍卫自己，抵抗占领自己土地和屠杀了 8 万克什米尔青年的 70 万印度部队，克什米尔青年就埋在克什米尔墓地。他们不是跨界恐怖分子，他们是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的克什米尔人。我们呼吁印度尊重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尊重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同我们进行对话，找出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公正办法。这是通往和平的道路，不是讹诈。巴基斯坦绝不屈服于讹诈。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我没有看到还有人要求发言。

荷兰担任主席期间第一期会议非常密集，我们休会前，请允许我讲几句结束语。

我们非常高兴，每次全体会议上都看到著名外交部长在本论坛发言，我认为，这是履行登诚一郎大使刚提出的建议——为什么不召开部长级会议？但这也许是为着手这类倡议的筹备阶段。

我们现在将开始休会六个星期。我希望休会富有成效、卓有成果，并在我们返回日内瓦和裁军谈判会议时，为我们提供新的活力。我的小组和我本人非常感谢大家在我们上个星期担任主席以来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鼓励，所有在座的 66 个代表团都包括在内，我们感谢你们的合作。

我们的方法始终是，以最务实和系统的方式，注重实际和具体的问题，不忘各项游戏规则或各国的立场。但我的意思是，只有通过具体对话、具体工作，我们才能够作出真正的贡献。

谨此通知大家，各位会在自己的文件格内看到我们非正式文件格式的具体建议。我们保证，将尽量在今天下午发给大家。已经下午了——中午 12 时 22 分。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请翻阅一下。我们希望这些建议清楚明白，毋需解释。我们试图在磋商中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希望大家不会看到什么意外。我们期望大家以建设性的精神，专业谨慎地考虑这些建议，因为这些建议是我们回来继续进行磋商时用来引人深思的问题。

我祝愿大家度过一个有益的休会，最迟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这里见，届时，我们将于 2002 年 5 月 1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在本会议厅开始我国担任主席期间第二期会议。

下午 12 时 25 分散会。

-- -- -- -- --